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四十七八

侍郎臣劉躍雲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四十七　　　　列傳二十五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晉諸臣傳

逆臣傳　里克　丕鄭　丕豹　七輿大夫附

里克者里季也丕鄭者丕鄭父也並為晉大夫事獻公

獻公五年莊二十二年公伐驪戎克之以驪姬歸立以為夫

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使太子申生處曲沃重耳

處蒲城夷吾處屈史蘇掌卜大夫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及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國語

十七年閔二年公使太子伐東山皋落氏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

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左傳

二十一年僖四年驪姬將殺太子而難里克使優施夜說之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且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況益彼有成矣難以得間克曰往言

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言驪姬無忌憚之心何可敗也子將何如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克曰殺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廉利也言以太子故殺君以自利因驕以裁制人之父子吾不敢為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方道也言廢申生利得道以求成奚齊吾不能為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成太子自殺二十六年僖九年獻公薨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孫吾有

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息曰昔君問臣事君于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之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鄭曰荀息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二士里克荀息也無不遂也我為子行之子帥七輿大

夫以待我七與申生下軍大夫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言立其恩薄者可以得重賂于己厚者可使二公子不得入立國誰之國也言晉可專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于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罪以為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于其心中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

定民弭憂于諸侯且為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載（載見于書為後戒也）不可常也鄭許諾于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使屠岸夷（晉大夫）告公子重耳于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鉥（導也）重耳辭呂甥郤芮亦使蒲城午（晉大夫）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以求入吾主子夷吾賂秦秦立之是為惠公惠公

即位之明年背秦賂使丕鄭聘于秦且謝之而殺里克

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

左傳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

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鄭如秦謝緩賂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名呂甥郤稱冀

芮而止之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穆

公使冷至秦大夫報問且召三大夫鄭與客將事與冷至行聘事

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其言我于秦也必使誘我弗

殺必作難乃殺鄭及七輿大夫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宫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鄭之子豹出奔秦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子使于秦可哉丕鄭入公殺之共華之族共賜晉大夫謂華曰子行乎其及也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賜曰孰知之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子其行矣我姑待死丕豹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

說令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以禍為遵孰能出君爾俟我國語豹終于秦

趙穿

趙旃 趙勝 趙朝附

趙穿者趙夙之庶孫晉襄公之壻也靈公六年文十二年秦伐我取羈馬我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從秦師于河曲臾駢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士會即范武子文七年奔秦謂秦伯曰

必臾駢實為此謀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我上軍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從綏不及則難陷蓋古名退軍為綏也）及秦師將遁臾駢曰薄諸河必敗之穿及胥甲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

期而薄人于隂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後七年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于衛而不及穿十一年文十七年靈公會諸侯于扈以穿及公壻池為質于鄭與鄭成十三年宣元年我欲求成于秦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穿侵崇秦弗與公羊崇作栁栁天子之邑十四年宣二年公不君趙盾諫公將攻之盾自亡秋九月穿攻公于桃園弑之盾未出山而復使穿逆公子黑臀文公子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穿子旃事景公景公三年宣十二年楚伐鄭我救

之遇楚師于邲楚使求成于我我許之盟有日矣楚人來致師我逐之既免旃求卿未得且怒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㑹魏錡魏犨之子求公族未得怒欲敗我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人逐錡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逐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我懼旃錡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楚亦懼王之入我軍也遂出陳乘我師我師敗績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兄趙朔叔

父趙同趙括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晉人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即所指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十一年成二年我敗齊師于鞌明年賞鞌之功以旃為卿為新下軍佐景公薨事厲公厲公三年成十三年我伐秦以旃將新軍敗秦師于麻隧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并秦大夫旃子勝是為須子食采邯鄲又曰邯鄲勝事平公平公八年襄二十三年齊伐我取朝歌封少水而

還勝師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齊大夫勝之曾孫朝頃公時魏舒為政謂朝餘子卿之庶子為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以為平陽大夫左傳

欒書

欒書欒盾之子武子也初事景公景公三年宣十二年楚克鄭鄭及楚平潘尫楚大夫師叔入盟子良鄭伯弟出質夏我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書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先

穀不可以中軍佐濟師遂濟次于邲鄭使如我師曰楚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先穀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籃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

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以十五乘為一廣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朔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已而趙旃魏錡怒楚師楚師乘我軍我師敗績

十一年成二年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書將下軍伐齊

敗齊師於鞌十三年成四年書代卻克將中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十五年成六年楚以鄭從晉故伐鄭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我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書書將許之荀首士燮韓厥諫曰不可吾来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

謂書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書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遂侵沈獲沈子揖初十七年成八年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大夫皆從知韓范也十八年成九年鄭伯來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書伐鄭殺其行人伯蠲十九年成十年鄭立髡頑康成公太子為君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

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會景公有疾五月立厲公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成鄭伯歸六月景公薨厲公三年（成十三年）書及士燮韓厥以諸侯之師伐秦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六年（成十六年）鄭叛我公將伐之士燮不可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鄭告于楚楚子救鄭五月我師濟河聞楚師將至士燮欲反書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

六間不可失也乃戰射共王中目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七年成十七年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搆之于公公使長魚矯殺三郤胥童以甲刼書及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遊于匠麗氏書及偃遂執公而殺胥童明年使程滑大夫弑公葬

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左傳

是年書卒謚曰武子

荀偃

荀偃字伯游庚之子中行獻子也為大夫厲公六年成十六年公伐鄭楚救之偃佐上軍敗楚鄭于鄢陵七年成十七年公殺三郤書及偃執公明年弑之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襄元年韓厥及偃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我師我師以

鄭之師侵楚焦夷及陳九年襄九年公會諸侯伐鄭偃及韓起門于師之梁鄭城門鄭人請成偃欲圍鄭以待楚之救鄭而與之戰諸侯皆不欲乃許鄭成十一月同盟于戲十二月我復以諸侯伐鄭門其三門次于陰口鄭地而還十年襄十年公及諸侯會吳于柤楚地偃士匄請伐偪陽妘姓國而封宋向戌宋大夫五月滅偪陽以與向戌向戌辭乃與宋公十三年襄十三年荀罃卒中軍將公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偃將中軍十四年襄十四年公伐秦報櫟之役櫟役在十一年

公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至于棫林秦地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惡之曰余馬首欲東乃歸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夏四月衛孫林父出其君獻公而立公孫剽公問衛故于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悼公薨事平公平公元

年(襄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溴梁與諸侯宴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厚逃歸于是偃及諸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夏五月偃會諸侯之師伐許次于函氏(許地)偃及欒黶帥師伐楚及楚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三年(襄十八年)齊伐魯偃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

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巫知偃有死徵勸之決意伐齊偃許諾公伐齊將濟河偃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靈公名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謂民也曾臣彪彪平公名曾臣猶末臣將帥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登巫山望我師我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

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畏其衆乃脫歸齊師夜遁十二月入平陰遂從齊師偃以中軍克京兹魏絳以下軍克邿趙武以上軍圍盧弗克遂焚雍門及四郭東侵及濰南及沂明年還及沂上盟諸侯于督揚公先歸魯襄公享我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以下皆受一命之服賄偃以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偃瘅疽生瘍于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士匄請見弗内請後曰鄭甥可鄭甥荀吳其母鄭女二月卒

而視不可含士匄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
欒盈曰其為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茍終
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士匄出曰吾淺之
為丈夫左傳

謚曰獻子

論曰書云作之君君者天也天一而已人無二天臣無
二君通義也是故天無道不可以力勝君無道不可以
逆加樹穀而焚之食之者其鮮矣晉之亂君厲靈為甚

良臣宣猷莫逾欒趙予榜逆臣而以書盾次列之葢信通義以厠董狐匪得已也然君免臣死顧乃賊之書之罪實成于弑矣

晉亂臣傳　郤芮　郤稱　瑕吕飴甥

郤芮字子公郤豹之子也食邑于冀故曰冀芮芮與郤稱及瑕吕飴甥并為公子夷吾臣驪姬之難也夷吾奔屈重耳奔狄獻公使賈華大夫伐屈夷吾將奔狄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左傳

國語郤芮曰後出同走不免于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于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于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乃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韋昭注謂以玉環自解釋也

獻公薨里克殺奚齊及卓子郤稱及飴甥使告夷吾于梁夷吾告芮曰吕甥欲納我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

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内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夷吾許使者飴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名君于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于秦乎乃使告于秦穆公穆公使公子縶弔夷吾于梁夷吾告芮曰秦人勤我矣芮曰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矣夷吾出見使者且賂之穆公問芮曰

公子誰恃于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于衆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侒其誰能恃乎秦納夷吾是為惠公惠公元年（僖十年）公背秦賂使丕鄭聘秦且謝之而殺里克丕鄭說穆公名飴甥郤稱及芮而止之立重耳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其言我于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乃殺丕鄭及七輿大夫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文公

元年僖二十四年十月惠公薨懷公圉即位十二月秦納重耳懷公奔高梁飴甥及芮帥師軍于廬柳秦使公子縶如師師退狐偃入盟重耳遂立是為文公既而飴甥及芮畏偪悔納公作亂焚公宫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穆公誘而殺之國語

瑕呂飴甥者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食邑于陰又曰陰飴甥

紀年獻公十九年命瑕父呂甥邑于國都

惠公六年（僖十五年）韓之役也秦獲惠公以歸既而許晉平公使郤乞（大夫）告瑕呂飴甥且名之飴甥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公從之衆皆哭于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爰之于所賞之衆）飴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于是乎作州兵（州二十五百家使州長各繕甲兵）冬十月飴甥會秦穆

公盟于王城穆公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穆公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二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穆公曰是

吾心也遂歸公左傳

郤稱亦郤氏族秦伯誘殺二子而不及稱稱或前死與

尚史卷四十七

尚史卷四十八

列傳二十六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晉嬖臣傳　梁五　東關五

梁五東關五者並獻公之嬖大夫也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賂梁五與東關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

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公說十一年莊二十八年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左傳

優施 僕人贊附

優施者獻公之優施其名也施通于驪姬驪姬問焉曰

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言蚤定申生使自知其位所極至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有官任而違慢乃易殘毀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施曰必于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大年長重悖重也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辱之以不義之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言知辱者雖重必移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言不知辱則固執常謀因以罪加之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不無不信若外

單善而內辱之外盡善意待大子而內以不義加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而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于申生施教驪姬夜半而泣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于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于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

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為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況益也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晩葢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于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説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夫難至而

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没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絶能絶于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

于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裻之衣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佩之金玦僕人贊大子僕聞之曰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

危之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周禮方相氏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以驅疫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内讒何左傳作先友先丹木之言今兩存之及勝翟而反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

韋注謂大子不順愚謂不順大子之所為故杜門不出

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于衆矣謂詐衆以取國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過也驪姬許諾乃具使施飲里克酒中飲施起舞謂克妻曰主孟大夫之妻亦稱主孟妻字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貌不如烏

烏人皆集于苑苑音鬱茂木貌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施出里克辟奠辟去奠置也不飧而寢夜半召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中立其免乎施曰免明日里克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國語

夷陽五　長魚矯　清沸魋

夷陽五（國語作午）長魚矯清沸魋者皆厲公之嬖也郤錡嘗奪夷陽五田五嬖于公郤犫又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父母妻子同一轅矯亦嬖于公及欒書胥童皆怨郤氏譖之于公公信之厲公七年（成十七年）公作難使胥童及五師甲八百將攻郤氏矯請無用衆公使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偽若二人將訟曲直于郤氏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郤錡郤犫于其位郤至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于朝矯

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内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左傳

韓非子厲公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閒也公曰吾

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居三月諸侯作難殺公而分其地

樂王鮒

樂王鮒者樂桓子也為晉大夫事平公平公六年（襄二十一年）晉逐欒盈遂及羊舌氏殺虎而囚肸鮒見肸曰吾為子請肸弗應出不拜人咎肸肸曰必祁大夫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鮒恨之及公問肸之罪于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已而祁奚請之乃免州綽邢蒯者亦晉大

夫欒盈既逐綽蒯出奔齊鮒謂士匄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士匄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明年欒盈帥曲沃之甲入絳鮒侍坐于士匄或告曰欒氏至矣匄懼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宮之有臺觀守備者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謂魏舒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會公有姻喪鮒使匄墨縗冒絰冒絰以絰冒其首或云縗冒絰三者皆墨

之二婦人輦以如公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劫魏舒以拒欒盈遂滅欒氏十七年昭元年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于虢會魯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乃執魯叔孫豹鮒相趙武欲求貨于豹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措求貨以帶為辭豹曰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武聞之固請于楚乃免豹左傳

鮒卒謚曰桓子

論曰予誦小弁巷伯之詩輒為之廢書而歎曰嗟乎悲

戕齒牙銷骨何其利也然尋譖人之言益亦有術不苦而甘其入也順不卒而緩其濡也深不迫而遠其中也微聽者授之情而已若刳心焉能無售乎雖然必有間間以疏之解可市矣是故君子貴無間無間者使心無腐而已蠹蝕無繇弭譖之本也

寺人披　頭須

寺人披者字伯楚為晉勃鞮蓋官名見韋昭註獻公二十一年僖四年公既殺大子申生驪姬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

與知共君（即申生）之事公使披刺重耳重耳逃于翟使賈華（晉大夫）刺夷吾夷吾逃于梁梁近秦驪姬懼秦納夷吾使披以環釋言（環玉釋環還也釋言以言自解釋也）文公元年（僖二十四年）文公入立披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予于屏內（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困余于蒲城斬余衣袪又為惠公從余于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獻惠之命）以求殺余余于伯楚屨困何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為君已知之矣故入猶未之知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

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余何有焉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乾時之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名鉤帶鉤也鉤近于袪而無怨言佐相以終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于是呂甥郤

芮畏偪悔納公謀作亂將以已丑焚公宫公出救火而遂殺之披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見之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吾請去之披以吕郤之謀告公懼乘驛自下下下道也脱會秦伯于王城脱會行也 適及公宫火甥芮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國語左傳畧同 頭須又名里鳧須為文公守藏豎左右小吏曰豎 文公之出也竊藏以逌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

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左傳

韓詩外傳文公出亡過曹里鳧須從盜公資而亡公反國國中多不附公于是里鳧須造曰臣能安晉公使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沐者其心倒心倒者言悖君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公見之里鳧須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鳧須嘗竭君之資避于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肉

以食君天下莫不聞臣之為賊亦大矣今君誠赦臣之罪與驂乘游于國中百姓見之人自安矣公大説

晉家臣傳　訾祏

訾祏者范宣子士匄之家臣也匄與龢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匄欲攻之徧問于諸大夫皆不對問于羊舌鮒鮒曰待吾為子戮之羊舌肸聞之見匄曰聞子與龢未寧徧問于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祏訾祏實直而博直能端辯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

大事必順于典刑而訪咨于耇老而後行之乃問于訾祏祏對曰昔隰叔子（周杜伯之子）違周難于晉國生子輿（即士蔿）為理（理士官）以正于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于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士會）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貳心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成師居大傅（成當為景魯宣公六年晉景公請于王命士會將中軍為大傅）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晉二邑）及文子（士燮）成晉荆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郇櫟（晉二邑）今吾子嗣位于朝無

姦行于國無邪民于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𩝐非恨也于是加寵將何治為句說乃益𩝐田而與之和國語

王生　張耒

王生張耒並為范吉射臣張耒者張柳朔也王生惡張柳朔言諸吉射使為柏人為柏人宰吉射曰耒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晉圍柏人士吉射出奔齊在哀五年柳朔謂其子爾從

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言授我死節不可以不信遂死于柏人左傳

辛俞

辛俞者欒氏之臣也平公逐欒盈盈出奔楚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為大戮施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

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于晉國世隷欒氏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令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説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君問而陳辭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公知其不可得乃遣之國語

董安于

董安于者趙鞅之臣也趙鞅殺趙午圍邯鄲荀寅士吉

射將作亂攻趙鞅安于聞之告鞅曰先備諸鞅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趙鞅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既而荀躒韓不信魏舒奉定公伐范氏中行氏而復趙鞅左傳

晉陽之圍也安于戰為多至是趙鞅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于前世義于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耆致也讀作指苛

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貳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國語

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忠曰信曰敢忠于主信于令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是矣說苑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問君何為止簡子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奈何以一人留三軍簡子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

進諫安于適至簡子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子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子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馬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韓非子董閼于作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峭如牆深百仞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曰無有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

者乎曰無有關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淵之必死則人莫敢犯也何為不治之

梁嬰父者荀躒之嬖也嬰父惡安于謂荀躒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荀躒使告于趙鞅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鞅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鞅

尸諸市而告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荀躒從趙鞅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左傳

尹鐸 少室周 傅傁 公孫尨 周舍薄疑

十人附

尹鐸者趙鞅之臣也鞅使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范中行氏圍趙氏所作壘培 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鐸往而增之鞅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之而後入是昭余儺也郵無邮說鞅乃賞之鐸之為晉陽也請曰以為繭

絲乎抑為保鄣乎（繭絲賦稅保鄣蔽扞也）鞅曰保鄣哉鐸乃損其户數鞅戒其子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荀瑤攻無卹無卹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晉別縣）近且城厚完無卹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廩實無恤曰浚民之膏澤以實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産鼃民無畔意

呂氏春秋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于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伐于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于師敦顔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于人中恐君不變也說苑厥作赦厥鐸作尹綽說苑又曰趙簡子春築臺于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

簡子惕然乃罷役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

少室周者亦鞅之臣為鞅右聞牛談（亦鞅之臣）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鞅許之使周為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國語）

韓非子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一曰周為襄主驂乘與晉陽力士

牛子耕角力而不勝周進之

鞅之臣又有傅傁公孫尨者尨故臣范氏初周人與范氏田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鞅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鄭獲鞅蠭旗尨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于罕達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鞅既敗鄭師喜曰可矣傅傁曰猶有知在言知氏又將為難憂未艾也左傳

又有周舍者舍立于門下三日三夜鞅使問曰子何事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

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鞅居與之居出與之出舍死鞅與諸大夫飲于洪波之臺酒酣鞅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知鞅曰大夫無罪昔者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自周舍死吾未嘗聞吾過也亡無日矣是以泣也韓詩外傳

史記畧同韓非子薄疑謂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對曰府庫空虛于上百姓貧餓于下而姦吏富矣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

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于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于是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無何趙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說苑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来見簡主聞之絶食而歎左右曰居

鄉三逐事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子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授以為相而國大治說苑公叔文子問于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慈藐而疏之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說苑趙簡子問翟封荼曰吾

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雨血三日信乎曰信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矣對曰雨穀三日䖟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于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禄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說苑趙簡子圍衛之郛屏楯草櫓立于矢石之所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士之數獘

也燭過免冑而對曰君之不能耳士無獎者昔者吾

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

之用也惠公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來侵去絳十

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文公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

荆人亦此人之用也君不能耳士無獎者簡子乃去

楯櫓立于矢石之所鼓之而乘士之戰大勝簡子曰

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說苑趙

簡子舉兵攻齊令軍中敢諫者死被甲之士公廬望

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觧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罷師而歸說苑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于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

請効二人之尸以和　又有成摶論羊殖事同家語

見羊舌大夫傳新序趙鞅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

推車虎會獨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

車會獨擔戟行歌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會對曰

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

死曰身死妻子又死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為人

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亦聞為其君而侮其臣者乎

鞅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會曰為人君而侮其

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鬬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鬬則邊竟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置酒與羣臣飲以會為上客　事與隨會同莊子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無驚吾馬三命龍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克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今一朝田而曰為我殺人是虎狼食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

無從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逸篇今本無

楚隆

楚隆者趙無恤之家臣也定公三十七年（哀二十年）越圍吳趙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無恤降于喪食（飲食又降于居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又降之無乃有故乎無恤曰黃池之役（在哀十三年）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謂欲敵越）

救吳以相距甚遠非晉力之所及吾是以為降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無恤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子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即鞅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吳子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

問趙無恤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言使我生受其憂欲為之死不可得且曰溺人必笑將有問也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史黯即蔡墨黯云不及四年吳當亡吳子感此問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吳子曰宜哉左傳

張孟談 高共八人附

張孟談者是為張談趙無恤之臣也智伯瑤使人請地于韓韓與之使請地于魏魏亦與之又使人之趙請藺皋狼之地無恤弗與智伯因結韓魏伐趙無恤召孟談

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孟談曰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君澤尹鐸之訛君其定居晉陽曰諾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孟談曰吾城郭完府庫足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于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之勁不能過也曰矢足矣銅少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

晉陽也公宫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無恤曰善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三月不能拔因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無卹謂孟談曰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臣請見韓魏之君孟談于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

為人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柰何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孟談陰約三軍之期日夜遣入晉陽以報無卹無卹使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無卹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禽智伯

淮南子張武為知伯謀曰中行文子可伐以廣地于是伐范中行氏而滅之又教求地于韓魏趙韓魏裂

地授之趙不與乃率韓魏伐趙圍晉陽三年張孟談乃潛行而出三國陰謀同計以擊知氏遂滅之史記三國攻晉陽歲餘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夜使相張孟同私于韓魏以三月丙戌反滅知氏分其地于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呂氏春秋作高赦韓非子說苑作高赫

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乃稱簡之塗以告無恤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

鮑彪注稱舉其說也此士國地君之御國地猶武安之類御即之塗也 按策語未詳注亦畧

曰五霸之所以治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下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無恤悵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

身尊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子何為然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言持國之道也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且曰左司馬見使于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無卹乃許之孟談耕于負親之邱三年韓魏齊楚負親以謀趙無卹往見張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来此篇語意多未詳而今諸侯謀我奈何孟談曰君其負劒御臣之國舍臣之廟授吏大夫臣試

計之無恤曰諾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國策

韓非子王登為中牟令上言于趙襄子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脩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襄子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子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無已也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

中年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呂覽作任登膽胥已孔叢子孔子對衛出公語畧同韓非子襄子學御于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子曰子之教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于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新序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

廢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也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新序佛肹以中牟叛置鼎于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者烹大夫皆從之至于田卑田卑者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義窮不受軒冕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裳將就鼎佛肹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

田畀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畀曰不可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辭賞從處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之楚史記趙朔妻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于靈公及至于景公而賈為司寇

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趨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絶趙氏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夷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

謂朔友人程嬰曰朔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世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

出謬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與我千金吾
告趙氏孤處諸將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
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宫之難不能死與我謀
匿趙氏孤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
曰天乎天乎趙氏孤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
將遂殺杵臼與孤兒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
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
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

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絶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絶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于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召而匿之宫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宫

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並命羣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于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

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絶　按趙同趙括之殺也緣朔妻莊姬之譖事在景公十七年趙武已從莊姬畜于公宫又獻公時有屠岸夷無所謂屠岸賈者而程嬰杵臼三傳亦不具載姑存史説于此

論曰砦祏匡范趙氏有左右臣宜其有聞也然假羽毛于齊鑄刑于鼎猶有遺行焉君一臣二張未辛俞犯難

不二而能一之亦獨行之君子乎

士茁　郄疵

士茁者知伯荀瑶之家臣也荀瑶為室美茁夕焉瑶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瑶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國語

郄疵者晉人事智伯瑶智伯從韓魏圍晉陽而水之城

不沈者三板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
以知之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攻趙約勝趙
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
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
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韓魏之君曰城今且拔也二家
雖愚不棄美利于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
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心而解于攻趙
也為君惜之趨而出疵謂智伯曰君何以疵言告韓魏

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也疵知其不聽請使于齊智伯遣之韓魏果反國語

豫讓 青荓　長兒子魚附

豫讓者畢陽之孫也始事范中行氏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𡨋怨智伯將其頭以為飲器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吾其報智伯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宫塗厠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刄其

扞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以子之才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于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讓笑而應之曰吾所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

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問之果然於是襄子面數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讐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讐之深也讓曰臣故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曰嗟乎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

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立名君前以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使使者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國策

吕氏春秋趙襄子遊囿中至于梁馬卻不肯進青荓為驂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豫讓卻寢

佯為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是失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為可乃退而自殺新書趙襄子破智伯豫讓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五易臥見不全身餘文畧同說苑襄主將出豫讓偽為死人處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視梁下得豫讓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執而

問之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新序智伯囂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絶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道聞知伯囂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絶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絶屬無别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禄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禄之加于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段規　任章　趙葭

段規者韓人晉舊姓事韓康子任章趙葭者並魏人事魏桓子智伯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于韓韓康子欲弗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請地不與必加兵于韓矣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于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于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致萬家之邑一于智伯智伯又使人請地于魏魏桓子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桓

子曰無故索地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質乎趙葭亦諫曰彼請地于韓韓與之請地于魏魏弗與是魏内自强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于魏也必矣桓子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因索蔡皋狼于趙趙弗與因

圍晉陽韓魏反于外趙氏應于内智氏遂亡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康子曰分地必取成臯曰成臯石溜之地也無所用之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君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康子曰善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國策

論曰知氏善養士故多令臣或輓于前或推于後然而大車以敗不救其亡愎以濟貪必無幸矣既死無後而

猶使豫讓兩報故主嗟乎呼天擊衣豈惟三晉之士為之涕泣哉縮啇不教子貳有晉之遺風焉蕩之什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此予于家臣而有述焉者也

尚史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四十九至五十一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四十九

列傳二十七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宋諸臣傳

孔父

孔父即孔父嘉孔子六世祖爲大司馬事穆公穆公疾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子奉之以主社稷孔父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公曰不可使馮出居于鄭公薨殤公

立莊公元年（桓二年）大宰華督殺孔父遂弑殤公（左傳詳華督傳）

皇父充石（皇氏）　皇鄖　皇瑗　皇麇　皇緩（鄖般）

附　皇野　皇非我（皇懷附）

皇父充石戴公子事武公為司徒武公之世鄋瞞（狄國名）伐我充石帥師禦之耏班御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四人共為一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充石與二子死焉公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謂之耏門

充石之後有皇鄖鄖事平公平公十二年襄九年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以所藏論之鄖當是司馬冬十月諸侯伐鄭鄖從晉荀罃門于鄟門左傳

瑗系未詳為右師事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哀七年瑗帥師侵鄭三十一年哀九年鄭圍我雍丘瑗圍鄭師每日遷舍作壘蹔成輙徙舍合其圍壘合鄭師哭鄭罕達救之大敗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郲張與鄭羅歸三十四年哀十二年瑗

會魯侯衛侯于鄖及魯衛盟三十九年哀十七年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鄭般邑以與之鄭般愠而行告向魋之臣子儀克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桓氏即向魋哀十四年魋出奔衛公執麇瑗奔晉召之明年殺瑗已而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皇緩者瑗之從子也初事景公景公薨六卿共攻大尹立昭公事見樂茷傳左傳

野字子仲為景公司馬景公三十六年哀十四年向魋謀亂公知之告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野曰

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者向魋之兄向巢也向巢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主迹禽獸者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拜不能起野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野請瑞符節以命其徒攻桓

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向魋入于曹以叛向巢伐之不克向魋奔衛向巢奔魯向魋之臣子儀克愬皇瑗之子麇曰將納桓氏（即向魋）公問諸野初野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麇曰必立伯也（非我兄）是良材野怒弗從故對曰右師（謂皇瑗）則老矣不識麇也公遂執麇野卒子非我亦事景公為大司馬景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有大尹者近官而有寵四十八年（哀二十六年）公薨大尹立

啟非我因樂茷皇懐靈不緩誅使國人施于大尹奉啟奔楚乃立得是為昭公左傳詳樂茷傳

皇懐為司徒非我從昆弟也

論曰皇野因左師謀向魋其權足與也既而挾私傾擘施及右師嗟夫右師何罪罹此罰也景公過聽殺人情實既白而于野無誅焉雨無正之詩曰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華御事華氏 華元 華閲 華臣 華皐比

華合比 華耦

華御事者華父督之孫督戴公之孫也督弑殤公見逆臣傳御事為司寇事成公成公十七年文七年薨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攻公御事和公室昭公三年文十年楚蔡會于厥貉將以伐我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御事子元元初事昭公代公子成莊公子為右師昭公遇弑事文公文公四年宣二年鄭公子歸

生受命于楚伐我元及樂呂御之戰于大棘羊斟字叔牂御元將戰元殺羊食士斟不與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鄭囚元獲呂我師敗績我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元于鄭半入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宋城元為植植將主也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多鬚貌棄甲復來元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十六年

宣十四年楚使申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及宋宋人止之元曰過我而無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秋九月楚圍我明年夏五月楚師不去我懼使元夜入楚師登公子側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炊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公子側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我及楚平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二十二年成二年文公薨

共公立冬十一月元會諸侯之大夫及楚盟于蜀共公二年成四年元如魯聘六年成八年元如魯聘共姬元善楚公子嬰齊又善晉欒書九年成十一年元如楚又如晉合晉楚之成十年成十二年晉楚盟于宋西門之外十三年成十五年共公薨平公立蕩澤司馬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子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自止元于河上元請討許之乃反使攻蕩氏殺之魚石左師向為人大司

黿鱗朱少司寇向帶大宰魚府少宰出奔楚冬十一月元會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平公元年成十六年元會諸侯于沙隨謀伐鄭三年成十八年楚約魚石入彭城我圍彭城楚救之伐我元如晉告急晉救我楚師還四年襄元年元會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彭城降晉五年襄二年元會諸侯之大夫于戚謀鄭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成左傳

元卒子二閱臣

閱臣並元之子閱代元為右師弟臣為司徒事平公平

公十二年襄九年宋災樂喜為政使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庀具也使具具官屬使臣具正徒正徒役徒也十七年襄十四年春閱會諸侯之大夫會吳于向夏四月閱會伐秦

左傳會向伐秦經不書惰也

冬閱會諸侯之大夫于戚定衛殤公也二十年襄十七年閱卒閱子曰臯比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公將逐臣向戌曰不如盍之乃舍之冬十一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臣懼遂奔陳華合比者盍亦

閼子也亦為右師傳不載按宋嘗世其官故知為閼子事平公平公四十年昭六年大子佐惡寺人柳合比曰我殺之柳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即華臣之族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合比奔衛督曾孫曰華耦耦字子伯為昭公司馬昭公二年文九年楚伐鄭耦會諸侯之大夫救鄭八年文十五年耦如魯盟魯侯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上大夫也魯人以為敏九年文十六年耦卒左傳

論曰謀始之戒君子之事也宋楚不敵國人皆知之而鄙我伐我其亡有間元擾楚怒用快厥心食子炊骸誰實使之羊斟為政不烈于是矣蕩澤弱公室華臣弱其家所以致亡也合比疾讒而又佐鬬焉亦以自亡也

樂豫 樂氏

樂呂 樂喜 樂轡 樂舍 樂輓 樂朱鉏附

樂祁犂 樂溷 樂茷 樂得附

樂豫者戴公玄孫事成公為司馬成公薨昭公將去羣公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

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豫和公室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弟）樂呂是為樂舉亦戴族也（杜預注呂戴公曾孫按呂事文公戴公至文公已歷七世則呂不得為戴之曾孫矣）呂事昭公昭公弑事文公文公二年（文十八年）昭公子將奉母弟須以作亂公殺須及昭公子使呂為司寇四年（宣二年）鄭伐我

華元及呂樂之戰于大棘我師敗績獲元及呂二十二年（成二年） 文公薨始厚葬君子謂華元樂呂于是乎不臣

左傳

喜字子罕（系未詳按杜注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其先當是戴公之長庶子） 事平公為司城平公九年（襄六年） 樂轡以弓梏華弱于朝公見之逐華弱喜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樂轡轡射喜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喜善之如初轡字子蕩亦戴族也十二年（襄九年） 宋災喜為政使伯氏（大夫） 司里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
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司徒）具
正徒令隧正（官名）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右師）討右官官庀
其司向戌（左師）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司寇）庀刑器亦如之使
皇鄖（司馬）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
吾（大宰）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即左師右師）令四鄉正
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二十年（襄十
七年）皇國父為太宰為公築臺妨于農功喜請俟農功之

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國父白晳居近澤門實興我役邑中之黔樂喜黑色而居邑中實慰我心喜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喜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三十年襄二十七年向戌弭諸侯之兵會晉楚于宋既盟向戌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喜喜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

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
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
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
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
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猒之甚也削而
投之向戌辭邑向氏欲攻喜戌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
莫大焉又可攻乎宋人或得玉獻諸喜喜弗受獻玉者
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喜曰我以不貪

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喜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左傳

陽門之介夫死喜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禮記檀弓

喜孫三舍轅祁犂舍爲大夫黨元公華向之亂出奔鄭轅亦事元公華向自南里出奔楚公使轅爲大司寇左傳

輓之子朱鉏亦爲大司寇事景公見樂茷傳

呂氏春秋士池尹爲荆使于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墻犨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宫而不止士池尹問其故子罕曰南家爲輓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輓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故吾弗徙西家高吾宫庳潦之經吾宫也利故弗禁也士池尹歸荆荆適興兵攻宋士池尹諫曰宋不可攻也其

主賢其相 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故釋宋而
攻鄭說苑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
衾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而貴之左右曰君
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貴之君獨不愧君之忠
臣乎子罕曰吾惟不能用子韋故亡今之得復也尚
子韋之餘教也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
樹以從者奚益于吾亡哉韓詩外傳司城子罕相宋
謂宋君曰爵祿賞賜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

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國人知殺戮之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　子罕之亡與去君專政皆未聞

祁犂字子梁喜之孫也元公十二年昭二十二年華亥向寧出奔楚公使祁犂爲司城以靖國人十五年昭二十五年魯叔孫婼來聘公享之賦新宮逸詩婼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公使婼右坐語相泣也祁犂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

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亥之姊爲公夫人生子以妻季孫意如婼來聘且逆之公亥從謂夫人曰勿與魯將逐之夫人告公公告祁犁祁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魯君果出冬十一月元公薨景公即位景公二年昭二十七年祁犁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扈謀

戍周且諫納魯侯祁犂及衛北宮喜固請于晉晉趙鞅辭不果納十三年定六年祁犂言于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公使祁犂如晉晉趙鞅逆而飲之酒于緜上獻楊楯六十于鞅士鞅言于晉侯曰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乃執祁犂十五年定八年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今執其使是絶諸侯也將歸祁犂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祁犂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

焉乃止諸州祁犂子涸涸字子明祁犂之使晉也見涸而行及卒于大行公使樂大心逆其尸大心辭僞有疾乃使向巢逆祁犂尸涸謂大心出逐使出門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大心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鍾涸聞之怒言于公曰大心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大心涸之子茷茷字子潞事景公為司城景公四十八年哀二十六年茷會魯師越師納衛侯輒不果入景公無子取公孫周

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于是茷為司城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懐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大尹者近官而有寵者也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茷欲去大尹靈不緩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甍于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書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

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
利大尹立啓奉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𦸣使宣
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令君無疾而死死
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
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地名將盟之
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非我因𦸣及門尹樂得靈不緩
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
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

曰戴氏(即樂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啟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施罪也)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史記世家得作特即昭公)茷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左傳)

樂大心別有傳樂得蓋亦戴族也

論曰殷道尚鬼及其末也巫覡專之當平公之初伊戾殺痤既用鬼道矣而豎柳挫元寧無後憂是故詛祝禍

本之言喜懐益亦逺矣祁犂測魯若責左券然飲酒獻
楯詸不及身其用智也譬諸火外明燭物而中則闇虚
宜其有大行之止也

公子成仲氏　公孫固　公孫師　仲江　仲幾

公子成者莊公子也

按杜注成為莊公子而逮事昭公昭上距莊九十餘
年疑成非莊公子或成為莊公末年所生然至昭公
時已八十餘歳矣

初事成公成公十二年文二年成及晉師陳師鄭師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十七年文十年公孫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宫于是成為右師和公室昭公乃立公孫固者莊公孫也初為大司馬事襄公襄公十三年僖二十二年我伐鄭楚伐我以救鄭公將戰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戰于泓我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公薨成公即位成公四年僖二十七年楚圍我固如晉告急明年晉敗楚

師于城濮六年僖二十九年　冋會周王子虎魯侯及諸侯之大夫盟於翟泉左傳

公孫師亦莊公孫文公弒昭公而自立二年文十八年昭公子將奉公母弟須以作亂公殺須及昭公子使師為司城代毋弟須文公薨事共公共公十三年成十五年薨蕩子山即蕩澤為少宰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子華元使師及華喜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等出奔楚魚蕩並桓氏族師子仲江江事平公江之孫幾幾事元公元公十一年昭二十一年華

亥向寧以南里叛明年華向出奔楚公使貙為左師十五年昭二十五年公為魯侯故季孫意如逐昭公如晉夢大子欒即位于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謂華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殁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柎棺中笭牀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貙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

君命祇辱公甍景公即位景公七年昭三十二年幾會諸侯之大夫盟于狄泉將城成周明年會城成周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幾曰踐土固然薛舊為宋役固曰從舊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

亦其職也晉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幾曰從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之乎彌牟怒謂韓不信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幾子佗為宋卿見叛臣傳左傳

論曰公孫固之見殺也春秋不書名左氏翼經以非罪例之是殆不然穆襄之族未聞不逞藉曰除偪必有首惡徇君欲而覆公族若犄羣鹿然寧無罪乎蔦薳庇本

根有味乎樂豫之言已

向戌 向氏 向宜 向鄭

向戌者桓公曾孫食邑于合謂之合左師共公十三年成十五年公薨蕩子山殺公子肥文公子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五大夫出奔楚華元使戌代魚石為左師平公十一年襄八年戌會晉侯鄭伯及諸侯之大夫于邢邱十二年襄九年宋災戌討左官官庀其司討治左官庀具其官屬十三年襄十年諸侯會吳于柤晉請伐偪陽妘姓國而封戌以宋常事

晉丙戌賢欲封之為附庸故五月滅之以與戌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公十四年襄十一年戌侵鄭大獲鄭侵我夏四月諸侯伐鄭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諸侯師至圍鄭鄭懼乃行成秋九月諸侯復伐鄭鄭成十八年襄十五年公使戌如魯聘二月戌及魯盟于劉十九年襄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溴梁齊高厚逃歸戌及諸侯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二

十年（襄十七年）華閱卒其子臯比弱華臣（臣閱之弟為司徒）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戌之後戌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于吳公聞之將逐華臣戌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葢之乃舍之戌為巳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二十九年（襄二十六年）魯侯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戌後會期戌惡大子痤會寺人伊戾構大子曰大子將為亂公問戌戌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縊而死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屈建欲弭諸

侯之兵以為名三十年襄二十七年戍如晉晉許之如楚齊秦皆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秋七月盟于宋西門之外既盟戍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樂喜不可削而投之戍辭邑三十一年襄二十八年公及魯陳鄭許如楚及漢楚康王卒魯侯欲反叔仲帶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魯侯遂行戍曰我一人之為非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公遂反三十三年襄三十年宋災戍會諸侯之大夫于澶

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三十五年（昭元年）戍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尋宋之盟也）三十八年（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問禮于戍及鄭國僑戍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鄭僑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戍善守先代僑善相小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諫不聽僑見戍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不過十年戍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華合比為右師其弟華亥欲代

之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合比將納亡人華臣魯襄十七年華臣出奔陳公逐合比使亥代之見于戍戍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戍子三寧宜鄭寧見叛臣傳宜字子祿宜鄭皆事元公元公十年昭二十年華亥向寧之亂宜鄭及公子城皆出奔鄭明年公子城以晉師至宜御公子城與華氏戰于赭邱大敗華氏左傳

戍曾孫巢魋並見叛臣傳魋弟司馬牛見仲尼弟子傳

公子目夷 魚氏 公孫友

目夷字子魚桓公之子襄公庶兄也桓公三十年 傳八年 公疾大子玆父 即襄公 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目夷目夷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明年公薨襄公立以目魚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于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目夷後復為司馬襄公十年 傳十九年 公盟于曹南執滕子鄫子會盟于邾公使邾子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用者殺之以祭 欲以屬東夷目

夷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小事不用大牲（謂若釁廟用羊釁門及夾室用雞之類）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魯衛邢）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秋我圍曹討不服也目夷言于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

何盍姑内省徳乎無闕而後動十二年（僖二十一年）我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公會諸侯于盂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執公以伐我冬會于薄以釋公目夷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公羊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宋公不可楚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

也目夷復曰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宋人應之曰賴社稷之神靈國已有君矣于是釋宋公宋公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十三年僖二十二年公會諸侯伐鄭目夷曰所謂禍在此矣冬楚伐我以救鄭公及楚人戰于泓我既成列楚人未既濟目夷公羊作有司穀梁作司馬子反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

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我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目夷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

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目夷卒子友嗣爲左師事成公昭公文公左傳

友孫魚石暨魚府並見叛臣五大夫傳

鱗矔鱗氏

鱗矔桓公孫爲司徒事成公成公薨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攻公矔和公室昭公乃立昭公遇弒事文公左傳

子朱爲少司寇見叛臣傳

公子蕩 蕩氏 公孫壽 蕩意諸 蕩虺 蕩山

公子蕩桓公之子成公時為司城以武公名廢司空為司城成公羕事昭公蕩之子公孫壽壽子蕩意諸蕩卒昭公無道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襄夫人公之適祖母公不禮焉昭公元年文八年夫人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意諸奔魯效節于府人而出魯僖以其官逆之四

年文十一年魯公子遂來聘言意諸而復之九年文十六年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意諸曰盍適諸侯公不可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意諸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夫人殺公意諸死之文公即位使母弟須代意諸為司城使意諸弟蕩虺為司馬壽晚事文公文公薨事共公共公六年成八年公聘魯伯姬使壽如魯納幣意諸子曰山又名蕩澤字子山為共公司馬共公十三年成十八年公薨山弱公室

殺公子肥華元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山 詳五

大夫傳

左傳

論曰宋襄之虐比德楚靈子魚𮢃嶇暴君危國之際不難于讓君而難于事君矣語有之猛虎罣索果于決踏嗟乎傷哉亡子不亡族壽亦以決踏也或咎壽曰中立罪也和順兩宮濟其君亦濟其子不猶愈乎雖然難言之矣使鄭莊無悔而考叔請羹夫亦無濟矣夫

公子游

公子游宋公子也其公子未詳閔公十年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即桓公奔亳蕭叔大心蕭大夫及戴武宣穆莊之族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左傳

公子卬孔叔公孫鍾離附　公子須

公子卬昭公弟成公十七年文七年公薨穆襄之族攻昭公六卿和公樂豫舍司馬以讓卬昭公即位不禮襄夫人公嫡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殺襄公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卬卬握節以死公子須文公同母弟也昭公既弑文公

即位使須爲司城文公二年（文十八年）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須以作亂公殺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遂出武穆之族（左傳）

公子圍龜　靈不緩　公子肥

公子圍龜字子靈文公子也宋楚平圍龜爲質于楚共公三年（成五年）圍龜自楚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公殺之其後有靈不緩爲景公左師景公薨不緩及樂茷殺大尹立昭公（詳樂茷傳）公子肥亦

文公子為蕩山所殺左傳

褚師段　褚師子肥

褚師段字子石共公之子平公二十三年襄二十年魯季孫宿來聘段逆之以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段子石彊為宋卿事景公見叛臣傳其後有褚師子肥為大夫亦事景公景公三十年哀八年公伐曹將還子肥殿曹人詬之殿兵不行曹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褚師市官蓋以官為氏也左傳

大子痤

大子痤平公大子美而狠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平公二十九年襄二十六年伊戾告公曰大子將為亂與楚客盟公囚大子大子縊而死詳寺人傳左傳

公子城 羣公子 公孫忌 邊卬 司馬彊 公孫周附

公子城亦平公子元公十年昭二十年公惡華向華向二氏華亥僞有疾誘羣公子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于其廩城及公孫忌樂舍

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城城適晉冬公攻華向華向奔陳十一年昭二十一年華貙叛名亡人華向入居盧門以南里叛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敗之于新里冬十一月城以諸侯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城射殺華豹大敗華氏圍諸南里明年華向出奔楚公使公孫忌代華費遂為大司馬邊卬代華定為大司徒左傳

犀公子暨公孫忌所出未詳邊卬平公曾孫也向勝向

行向宜向鄭並桓族樂舍見樂氏傳楚建平王之亡子郟甲即小郟穆公也司馬彊所出亦未詳又有公孫周字子高元公孫景公無子取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景公薨大尹立啟六卿殺大尹立得是為昭公

蕭叔　高哀

蕭叔又曰蕭叔大心蕭宋附庸國叔其大夫也閔公十年（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宋萬子）猛獲（高黨）圍亳叔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

曹師伐之殺南宫牛于亳殺子游于宋立桓公桓公十一年莊二十三年叔朝魯侯于穀昭公時有高哀者字子哀為蕭封人昭公以為卿哀不義昭公而出奔魯左傳

西鉏吾

西鉏吾為大宰事平公平公三年成十八年楚納魚石彭城我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徳于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巳事之以我為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

令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道楚封魚石彭城欲以絶之）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十二年（襄九年）宋災樂喜為政使西鉏吾庀府守（庀具也府六官之典）令司宮巷伯儆宮（左傳）

廚人濮

廚人濮者宋廚邑大夫也元公十一年（昭二十一年）華貙叛召華向華向入以南里叛冬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師時成宋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

哀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華登帥其餘以敗我師公欲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徽幟也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左傳

師茷 師慧

師茷師慧並樂師鄭尉氏司氏作亂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来奔（事在襄十年）平公十八年（襄十五年）鄭人以公孫夏良霄公孫僑之故納賂于我以馬四十乘與茷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樂喜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魯季孫宿宿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

慧過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

湣樂之滕必無人焉故也樂喜聞之固請而歸之左傳

司星子韋

司星子韋宋之司星也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于君雖然可移于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子韋

還去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何以知之對曰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三七二十一也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呂氏春秋　漢書陰陽家有宋司星子韋三篇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于延閣之上設以珍食施以寶衣有野人被草負笈而進曰君愛陰陽之術請見景公延之崇堂語未來之兆

已往之事夜覩星晝執算景公謝曰今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曰德之不鈞亂将及矣修德以來人則天應之祥人美其化景公曰善賜姓子氏名之曰韋

論曰蕭叔廚人濮皆以外大夫而戡亂斃賊可藉死而不能送亡語尤斬然至若鉏吾之論師慧之諷析薪以彩誰能拒之雖然受馬而後言慧有未盡也昭公蔑祖捐親子哀之來固春秋之所貴也

尚史卷四十九